四書大全

大學或問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人之資質了說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去父慈子孝上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泛觀萬物之理恐如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見人事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二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面工夫多在內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

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朱子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至此又言莫若察之於身爲九切皆是互相發處○王氏曰前數條是推開去用工此隨人偏處教他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

玉溪盧氏曰用力之地者讀書應接事物之類是也次第工程者今日格

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之類是也附錄貢氏洵饒曰九條之內有之非就九條有次第工程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問知至而後意誠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之何也朱子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得深處只是確定其志朴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窮箇即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玉溪盧氏曰立誠意即主敬之謂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朱子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

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密○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人說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限期須兩下用工○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字在字便是要齊頭著力○問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著力曰四者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則却鶻突去了以某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

致知也。○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便著存養。收拾此心。

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之。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養得既知之後。若不養之。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以養其知。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者矣。又曰二者自是兩頭說話。本上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害。○

朱子曰此不分先後。

玉溪盧氏曰欲致知固在有所養。知既至又不可無所養。欲多則心無所養而知昏。欲寡則心有所養而知明。

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新安陳氏曰纔思量要格物。便已近道。只就格物上便可收其放心。此條與上四條微不同。附

貫氏洵饒曰

即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為之意。

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

問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為佳。且如既言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以一草一木上一理會。有甚了期。但其間有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為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小大自有準則。如忽然

遇一一作事來時必知其事合如此其事合如彼則此方來之事亦有可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語盡其曲折後人亦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曰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理或能知一二十分之一二十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去處方是格物○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間說知覺及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有以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物當格及反之吾身之說却是指出格物箇地頭如此又曰此項兼兩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做工夫合如此又曰用誠敬涵養爲格物致知之本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辯易文言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是行此引是知中庸誠身固執是行此引是知孟子存心養性是行此引是知對說而已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音扶大學始教之功爲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編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韙音偉是也犯不韙之說出春秋左氏傳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此以理言造化發

以行之附錄黃氏洵饒曰文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是行此引是知中庸誠身固執是行此引是知孟子存心養性是行此引是知對說而已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音扶大學始教之功爲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編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韙音偉是也犯不韙之說出春秋左氏傳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此以理言造化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育。此以氣言。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

附慕 黃氏洵饒曰。此句統言之。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朱子曰。物乃形氣則乃理也。○理之所當爲者自不容已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自有住不得處。○問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聽有當視之則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之明。所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之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

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玉溪盧氏曰。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道。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所謂有物必有則也。

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西山眞氏曰。圓外竅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玉溪盧氏曰。心之爲物主於身。形而下者也。渾然在中。其體初無仁義禮智之分。隨感而應。其用始有惻隱等四者之別。仁爲惻隱之主。義爲羞惡之主。禮智爲恭敬是非之主。而皆不可亂所謂則也。

次而及於

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玉溪盧氏曰〕耳目等。乃吾身所具之物。君臣等。乃吾身所接之物。口容止。口之則也。聽思聰。視思明。耳目之則也。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君臣有義。是君臣之則。父子有親。是父子之則。夫婦有別有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之則。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吾心之則。乃此身體統一太極也。其體統者。乃各具一太極。物物各具之所自出。其具者。初未嘗在體統者之外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

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此專言草木禽獸。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格庵趙氏曰〕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者。理無物不在。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一開一闔古今之一否一泰。小而一塵之或飛或伏。一息之或呼或吸。皆此理之所寓也。○〔新安陳氏曰〕天地及一塵是橫說。古今及一息是直說。

是乃上帝所降之衷。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烝民所秉之彝。詩烝民民之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左傳成公十二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成食采之邑名〕康肅皆〔其謚也〕成子受脤於社。不敬。服。市井反宜社之肉也。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附錄此言時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名載。字子厚。家于鳳翔府郿縣橫渠鎮。世號橫渠先生。○正蒙誠明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附錄黃氏洵饒曰一原指理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邵子。名雍。字堯夫。謚康節。河南人。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朱子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須各曉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道理。降與你。今人言折衷。折衷者。以中爲則而取其正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中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降衷於下民。緊要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謂之性。緣各據來處與受處而言也。○問彝而言秉何也。曰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問劉子云。天地之中。程子云。天然自有之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

上面腦子。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爲性。○諸先生說這道理。卻說得最著實。這道理空虛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道理。還是無這道理。故常爲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卻於擊壤集序內說出幾句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氣質清濁偏正。本正蒙中語。亦是將人物賢不肖智愚相對而分言之。如此若太極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張子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者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爲衆人而言。○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受於天而爲吾所有。故謂之性。又曰道者。事物中所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性。即在我之理。具於吾心。而道之所總會也。所謂形體正如此。○

西山眞氏曰詩謂秉彝。孟子謂仁義之心。言衆民皆秉執此常理。孟子言人既得陰陽之理以爲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只舉仁義二字者。仁包禮義包智故也。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程子所謂天然之中。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一源也。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得而治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理有未窮言物有未
至知有不盡言知未至致皆就理言昔
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
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
用其至矣。【玉溪盧氏曰】此格物致知之本原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
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
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
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
微。問關於事爲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
皆是事爲此分爲二項意如何。【朱子曰】固是都相

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更
須辯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
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
箇微【附纂】黃氏洵饒曰】此數句亦應上段或求之文
字之中或索山客反之講論之際【玉溪盧氏曰】此四句。
格物致知之條目。
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
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
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朱子曰】
今人未嘗看見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
耳如眞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爲則是有所不可已者
矣如爲臣而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爲臣不可以不
忠爲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爲子不可以不

孝也。○問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否。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陳氏曰在身謂手容恭足容恭。在心謂體合當寂用合當感之類。性如仁合當愛義合當斷之類。情如見赤子入井合當惻隱見大賓客合當恭敬之類。人倫如君合當止仁臣合當止敬之類。日用如居處合當恭執事合當敬之類。天地如天合當高地合當厚鬼神二氣如陽合當伸陰合當屈鳥獸如牛合當耕馬合當乘草木如春合當生秋合當殺等類皆有理存乎其間也。○西山眞氏曰如爲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一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然仁敬等非是人力强爲。

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也。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玉溪盧氏曰極。即至善之謂。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朱子曰不可盡者心之理。既盡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識。此格物致知之效驗。此愚之所以補平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新安陳氏曰

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乎心之體具乎是理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

附纂 黃氏洵饒曰體之虛靈是眞衆理用之微妙是應萬事

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一作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熟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

附纂 黃氏洵饒曰無以存之即存心以致知無以窮之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

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附纂疏 黃氏洵饒

曰端莊靜一。即涵養須用敬。巨細相涵。巨是存心。細是致知。即中庸謂存心以極乎道體之細。所謂巨細相涵也。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上聲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模黨反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問陸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朱子曰不去隨事討論。便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寔寔地去。都不管他。○節齋蔡氏曰盡心者言其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之不盡也。然若要盡得須先窮知得所以學者要先窮理也。又曰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立其本。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以達其用。反之於身以踐其實。則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融會。然後可以造乎一之致。○陳氏曰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所謂盡心者須是實能盡得心。○西山眞氏曰存心一理之或遺。方是實能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工。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理無不通。學之本端惟此而已。○端莊主容貌言。靜一主心言。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玉溪盧氏曰存心於端

莊靜一。主敬之工夫也。窮理。於學問思辯。格致之工夫也。巨以此心言。細以衆理言。動以格物工夫言。靜以主敬工夫言。豁然貫通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則明德明矣。○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音汗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問。溫公以格物爲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否。朱子曰。亦有之。如格鬬之格是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音酉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聲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孔周翰說。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格庵趙氏曰。物與理未嘗相離。若離物以求理。則空虛而無據。豈得一切扞而去之。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音字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扶音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爲人欲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

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聲物之誘乎己。乃欲一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目捥虛驕反腹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筆別反飲食之正。絕滅種上聲類然後可以制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也。是雖裔夷反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

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形甸反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聲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新安陳氏曰務博陷於支離。禪學流於狂妄。禪學之弊。是於說經之

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芳服反亦作覆後凡言反覆音同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朱子曰博學亦非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須作兩途理會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通將來成一片時便自會有通處若不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音洛好惡故去聲之情則人與

鳥獸魚鼈爲一求屈伸消長上聲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察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

楓玉反 處皆通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朱子曰）謝氏尋箇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一分分是處方可有窮到十分是處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

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楊中立說）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辯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咈音拂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音扶下同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遽

貪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二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禮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當作聞喪於夫子乎曰問喪欲速貧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然則夫子有爲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出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宋向戌之子名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魯仲孫閱常失位去國而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又有以爲物物致察

而宛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謝安國說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

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仲說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朱子曰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不成是儱人格○此段本說得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廣大須說得表裏內外周遍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知乃可精使有局促氣象也須要就這裏便精其知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

度量宏久自然貫通他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
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
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久自貫通此言該內
外覺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下天下莫能
破語天下莫能載也○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
持其志曰人之爲事必先立志以爲本志不立則不
能爲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
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雖高出事
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終始此敬與事物
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
不得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
其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
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
去聲

而大義已乖矣出家語後序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
於後學哉朱子曰程子說更不可易某當初於呂謝
楊尹說段段錄出句句比對逐字秤停過方見程子說擲撲不破諸說皆
失了程子意此正是入門欵處他可知矣○程子說得都差不會精曉程子之說亦緣當
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見渾全然則當
時親炙未爲全幸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也
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延平人朱子之師也以
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
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得此一事融

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去聲以口舌爭也

格庵趙氏曰程子言若一事窮未得且別窮一事推尋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爲力非謂一事未窮得而可貳以二參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爲不能主一者之戒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彼以徇物爲務而不反下華同其表裏精粗無不到此以反躬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與至同彼以徇物爲務而不反下華其表裏精粗無不到此以反躬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

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聚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陟力反此正爲去聲下同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潛室陳氏曰物格致知研窮義理心學也記誦博識口耳外馳喪志之學也二者正相反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

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
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
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聲下並同善
而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此後可惡其惡好惡並去聲然既有是形
體之異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
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曹
莫中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
能眞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矣音扶下同不知善之眞可

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
於內不知惡之眞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
能無不惡者以挽音晚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
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北溪陳氏曰造化流行生生
善而已所謂善者以實理言之育賦與更無別物只是箇
本善而無惡如人受得此理以爲善亦
惡惡便是不眞實一等未實見道理人雖分明有好
善之心終是不能徹表裏須是眞知善惡分明然後
有以眞好眞惡之功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爲善而反
有以賊乎其善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上聲下聲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而適所以長上聲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反狀又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奥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已之目初非爲去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已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新安陳氏曰慊字兼快足之義此以快與足分屬好惡言之蓋對舉而互相備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意誠則心正身修之本皆已在此故於此便究言之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記

於善以自慊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眞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眞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

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扶又反重平聲出也。後此皆然。如意誠而可不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做此。○曰然則慊之爲字有作嗛口簟反者以爲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與嗛亦但爲心有所銜之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之義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筆列反下同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以

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主以爲慊於志。先王。燕昭王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史記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嗛栗姬。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臣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耶。遂不聽。景帝崩。太子即位。尊栗姬爲皇太后。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朱子曰字或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施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定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扶又反下同。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丈減反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真體。乃其本體之不雜於人僞者也。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充之反之。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

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

【朱子曰】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物事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箇影象在裏面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恐懼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哀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若弭在這裏。如何得正。

【北溪陳氏曰】感自外入。以彼物之至吾前而言。出中出。以此心之接彼物而言。○【節齋蔡氏曰】鑑空衡平。方能照人。若先有人形滿其中。則人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照矣。衡之平方能稱物。若先有物重滿於下。則物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稱矣。以鑑空衡平喻心一體之虛明。最爲精切。○【陳氏曰】此章只是四者感物而應。不中其節。則此心便爲四者所動而不得其正矣。若世俗心慮昏昏莫覺主宰。體用動靜無復準則。目隨物視。耳隨物聽。行信足言信口說矣。○【西山眞氏曰】鑑空衡平之體用。切須玩味。蓋未應物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

一箇空。如衡未稱物。只是一箇平。此乃心之本體。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所感而應之耳。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也。○【徽庵程氏曰】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體。不待正而後正。發而中節。則心之用無不正。亦不待正而後正。心體靜而未發。何待於正。惟此心之用發。不中節。始有不正。而待於正耳。章句曰。用之所行。或失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不得其正。未嘗言體之不正也。惟經之或問有曰。不得其本然之正。曰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或者遂執之以爲正心。乃靜時工夫。夫如中庸未發之中。大本圖之主靜。而經之所謂定靜安也。傳之心不在焉。乃心不在腔子裏時也。姝不知聖人教人多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修。皆教人用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聖賢之動固主乎靜。元亨誠之通固主乎利貞。誠之復而誠正修云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修矣。始有誠復之明。若當誠意之後。厭動而求靜。棄事而寂。心收視反聽而曰。吾將以正心焉。此乃異端之事。非吾儒事也。況心不在焉。亦曰心不在視。則視而不見。心不在聽。則聽而不聞。豈靜在腔中之謂哉。或問所謂本然本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義之心而言。豈二於靜之謂乎。○【玉溪盧氏曰】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妍蚩因物而平。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如。若眞體之在呈露。而太極亦無不在矣。未感之時。鬼神不得窺其際。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乃天下之大本。是明德之體。寂然不動者也。寂之中有能感者存。感物之際。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乃天下之達道。是明德之用。感而

遂通者也感之中未嘗無寂者存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心馳於彼益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物面貪看鳥問頭錯應人者幾乎（平聲）希矣（所引二句乃杜子美詩）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益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

或問

惡井反之哉

或問八章之辭舊讀爲讐而今讀爲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閒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益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去聲下同）惡（去聲下於惡好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

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上聲之間將無一當去聲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尼質比音鼻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北溪陳氏曰治家非知治國可用刑威治家則刑威不可得而施只是公其心而已○格庵趙氏曰閨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愛暱此之私尤所難克使有偏焉則長幼親疎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近至密之地一毫之僞無所容欺此常情之所易忽而君子之所謹也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曰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貴賤之別筆列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朱子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教人逐節用功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便知平天下也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懥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

於好惡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省察用功故經之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非謂意既誠則心無事乎正心既正則身無事乎修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教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待洛反所施而無所不敖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上聲取而其行去聲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益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旨乃爲去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自有所敖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自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

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去聲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以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扶音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之心又非外鑠式約反而有待於強上聲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綱則大者可知矣。細謂慈幼長民者往往不得下之情蓋

亦視之不切於已不若慈母之心耳孝弟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己推之則舉慈可以見孝弟矣。○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言其不可積而小也。○三山陳氏曰爲惡之效捷於爲善仁讓必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見爲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爲惡者不可有斯須之暫也。○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

督音篤。察也。勸也。而後化。且內適自脩。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去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於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脇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常齋先生。有諸

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

玉溪盧氏曰。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者。怨也。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正此意也。

者。必先有忠而後有恕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責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

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

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上聲下同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景卽影字古卽作景至晉葛洪始加彡。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

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夫論忠宣公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

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曰恕己則皆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爲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音質惲委粉反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爲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之

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歠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惲爲善怨己量生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爲人臣者不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後漢書郅惲傳郭皇后廢。光武之后以寵衰數懷懟而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

念其可否之計無論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怨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問如心爲怨朱子曰自然底是仁比自家心上推出仁之與怨只爭此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怨○問范忠宣以怨已怨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若橫渠云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怨是推去底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怨也於已不當下怨字○以正之者格物致知之事治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是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治已愛人皆出於正是盡已之忠即是推之以及於人是推已之怨忠者體怨者用表端源潔忠也景正流清怨也忠考事大學之道一忠怨而已此章言治國

平天下皆明明德之推而怨之事也此章之義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下章絜矩之義則欲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蓋治國乃平天下之本故此章以治人言下章以愛人言義各有攸當也○新安陳氏曰大學傳至治國平天下方言怨則隱然見修身以前之當盡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前之所未言者也○曰既結上文而復扶又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賡嘆嘆咏歌優游厭飫依據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音扶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

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音頌爲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所引詩見大雅思齊篇孟子嘗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嫁反當依集註如字讀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扶又反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形甸反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上聲下同之也新安陳氏曰若老長長恤孤躬行於上而民興孝弟不倍於下是有以化之絜矩是乃處之之道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

子真知實踐有以倡天下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以上詳說有以化之。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音扶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以上詳說有以處之之。曰何以言之。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莊子名周。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

絜之百圍註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爲之則也賈子名誼。西漢洛陽人。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諸儒蓋莫之省悉井而反強上聲訓以挈口結反挈音契。韋齋之友。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去聲下同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去聲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按其所占之地則

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去聲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音扶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格庵趙氏曰天下之志萬殊理一而已則一理也。物格知至者能燭理。則視衆人之心猶一心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為衆人之心而盡絜矩之道。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音莫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牛代反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去聲尉而為尉則陵去聲人依已推其所由蓋出於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去聲此而充其類則雖榮紂盜跖音隻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為郎事孝文及景

帝景帝時爲郡守武帝卽位東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酷暴驕恣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令必陵大守奪之治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勝屠者卽申屠也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魏志王肅傳肅大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史評曰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音煩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

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上聲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音鐸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去聲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準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

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丘弭反步之間亦且參商參音森參商二星名寻尋也尋尺者皆兵器名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爲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上聲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以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所當先而爲本者忠也。所當後而爲末者恕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朱子曰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陳氏曰大槩忠恕則爲二一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

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十一分真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自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爲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爲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爲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二字蓋去聲下同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附錄黃氏洵饒曰正倫理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長幼是也篤恩義言有親有序有別之類是也。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脊教誨而治其國

其國已治（去聲）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待洛反）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上聲）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說哉（格庵趙氏曰）嚴密精詳所以爲廣博周遍之地治內者疎畧苟簡則治外者雖欲廣博周遍得乎

○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音扶）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也眞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三山陳氏曰）父母之於子其所好惡無有不知者體氣同也至於民之好惡其君常有所不知無他制於形體之異耳能絜矩則能以民之心爲心而可以父母斯民亦父母之矣

○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僇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

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先愼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淺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郎國語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

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去聲下同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斯矩與否之異也。曰。

媢疾之人。誠可惡去聲下並同也。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爲惡如字。下惡並同人。其惡善者不但媢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

然又念夫扶音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音洛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扶又反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抽知反魅音媚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迓之爲屏必正反下同何

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屏爲迸。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音廢）反而舉措得宜也。○曰。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益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許亮反）背

音佩）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爲先後。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惡（好惡並去聲下同）惡（如字）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嫉妒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

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慾它狗私以人從慾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漆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扶又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音扶洪範八政食貨爲先見尚書洪範篇三八政疇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漆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崇本生之衆爲之疾節用食之寡用之

舒也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章句中見已說呂氏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古外箕斂之反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斂力驗厲民自養之云哉前漢書陳餘傳秦爲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敝罷音疲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秦吏到民家計人頭數以箕斂之而供軍費財貨力盡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音古）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眞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去聲下同）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僇之不服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

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

豐鎬（去聲）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以酒爲池縣肉爲林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又書武成篇此篇記武王功成之事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唐書陸贄傳。始帝播遷（去聲）奉德（宗）也朱泚反帝出走在外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來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今師旅方殷瘡痏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帝悟卽撤其署。○

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許六）

反養以爲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扶又反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上聲下下同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肉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史記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食其菜曰茹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雙售也謂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去聲上聲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言天生物賦予有分定牛無上齒者則有角其餘無角則有上齒傳附著也言爲不四足是所之翼者兩其足傳讀曰附附著也言爲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以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

者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當葛反曾入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事詳見論語公冶長篇以再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三山陳氏曰織蒲亦儉矣而君子疾之以其主於利也再求之聚斂

未必有後世掊克之事。但聚斂藏於季氏之家。而不能布之下。則聖人疾而欲攻之。況剝民力以自富者乎。○西山眞氏曰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僥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興。不知度將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內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曰國不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筆列反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

朱子曰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和利便是義之和處。○曰此其言苟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桑弘羊。楊愼矜。朱子以在宋避諱故各去一字。○張氏存中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爲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後爲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坐誅。○孔僅漢武帝朝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後爲

太農人令。○宇文融辯給多詐。唐玄宗朝爲覆田勸農使。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又兼稅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中丞。有司劾融交不遂作威福貶平樂尉。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岐州。道廣州。惶恐而卒。○楊慎矜唐玄宗朝爲御史知雜事。後授御史中丞。以蓄讖緯妖言賜死。○陳京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爲給事中。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間架籍貿人資力以率代貸之。後以事罷爲秘書少監卒。○裴延齡唐德宗朝爲司農少卿。領度支。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延齡資苛刻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時人側目。及死。人語以相安。惟帝惜不已。故陸宣公之言曰。陸公名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事唐德宗。諡曰宣。其言見奏議。民者邦之本。本傷則其心傷。心傷則枝幹凋瘁。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

秦醉反 而根柢靡居月反 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呂公名公著字公著。悔叔謚正獻。河南人。其言見奏劄。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格庵趙氏曰]興利之臣。不過以聚斂爲長策。以掊克爲善謀。唯求取媚於上而不知其失民心。而盡國脈。蓄害竝至。匪一朝一夕之可解。有必然之理者。此桑羊之徒所以誤人之天下國家至於極也。陸呂二公之言。可謂當矣。如司馬公

闢善理財者不加賦之說。則亦所當知。其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此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大學此章之旨。與三君子之言察之。○【玉溪盧氏曰】聖賢千言萬語。其論治道。只在退小人。人欲以存天理。其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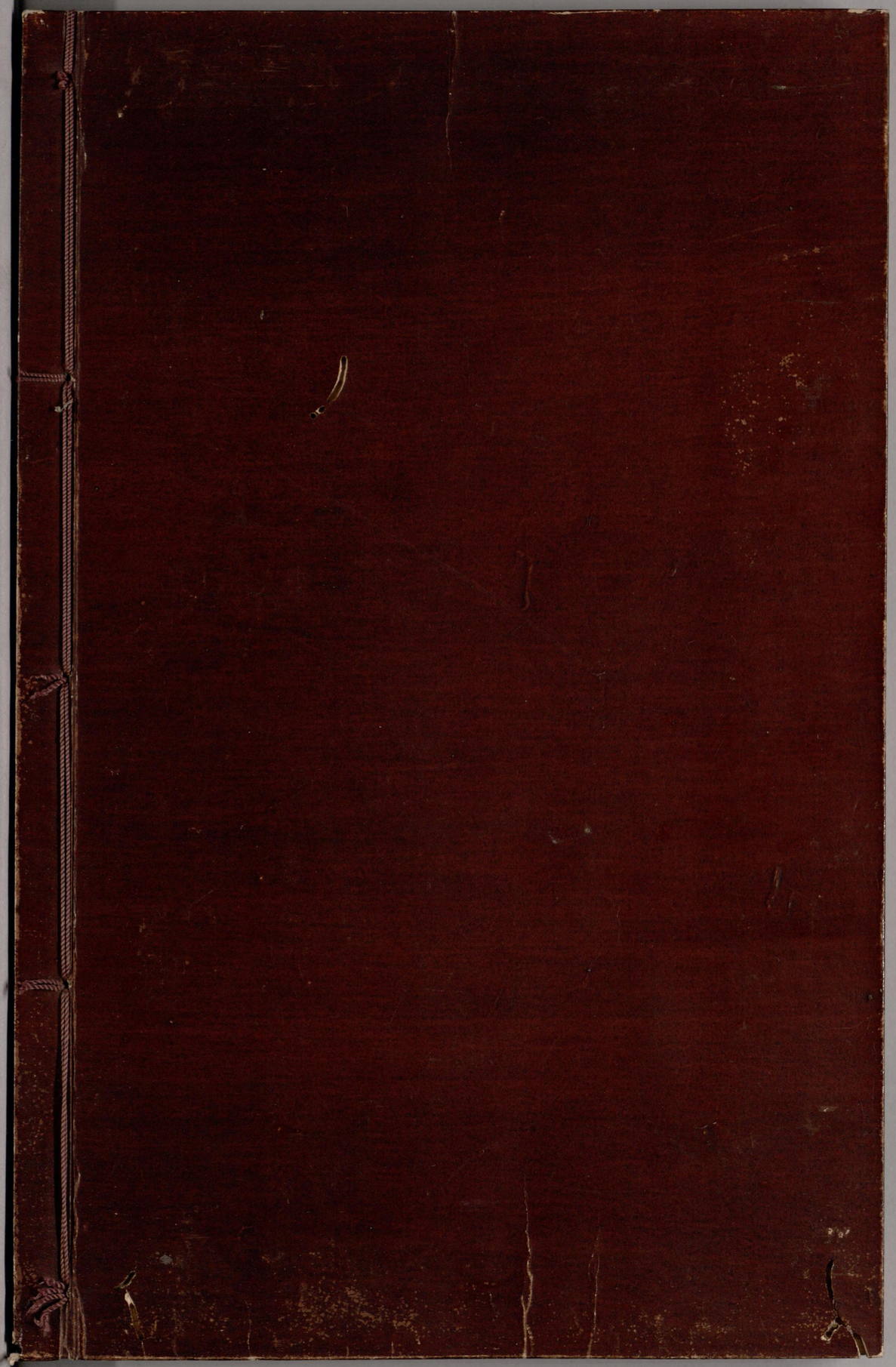
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定。而子獨以舊文爲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竝去聲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扶又反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去聲見形甸反下同疊出。看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爲去聲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一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爲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